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 关中平原城市群 实力作家联展



## 会客厅

# 书香濡染润心田

访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

本报记者 王卉

阅读是影响人一生的习惯，也是少年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近日，曾在岐山蔡家坡陕汽集团工作过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回到宝鸡，在凤翔、岐山、陈仓、眉县的十余所小学，以“阅读改变人生”为主题，与学生们在书香中分享阅读的乐趣，激发学生们从小树立远大理想，校园中掀起了“我爱读书”的学习热潮。为此，本报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 “我一直挂念着宝鸡”

作为在宝鸡这片文学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作家、诗人、评论家，安武林对宝鸡始终有着特殊的感情。“我远在北京，能受邀参加此次活动，心里高兴极了，也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在宝鸡生活、工作、学习、创作的那段岁月……”回到宝鸡的安武林，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讲起当年在蔡家坡上班时周末常去的五丈原，依然记忆犹新。

宝鸡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给安武林很大的影响，然而，当他站在曾经熟悉的蔡家坡街道上，还是不由得从这里高楼林立的新貌所惊叹。“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如今却找不到原来的影子，宝鸡这些年的变化太大了，真是日新月异。”花园般的城市触动了安武林的诗情，他将随手拍下的一张张如画美景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即兴而作的短诗《盛开的牵挂》中他写道：两处亲人，两个家……

### 让阅读走进孩子心里

此次书香校园之行，安武林的时间被安排得非常紧凑，每天两场的分享会，令他很难挤出“空档”与宝鸡文友叙旧，他把时间更多地交给了孩子们。安武林说：“从一张张笑脸，一双双期盼的眼睛里，我读懂了孩子们为何那么高兴，我的心里满是感动。”因此，不管是在报告厅还是在操场上，作家从未坐在讲桌后那把专门准备的椅子上，他无一例外地站在孩子们的队列中，时而来回走动，时而俯身反问，用孩子们的角度，与他们面对面交流。

安武林给孩子们讲起自己童年与书为友，对六年级时就有了当作家的愿望，他用做过的方法启发孩子们在写作文时，如何描写出班主任老师那玉米粒一样整齐的牙齿，他还讲起即便是在打工、当厨师的日子，自己也没有放弃阅读，因而在之后的人生每一个十字路口，总能选择向着正确的方向。他因阅读而使自己不断完善，他多么希望孩子们也能因阅读而拥有绚丽的未来……幽默风趣的讲解、寓教于乐的引导，孩子们听得聚精会神，现场不时发出阵阵笑声和掌声。

### 葆有一颗明亮的童心

近年来，安武林一次次走进校园与孩子们“互动”，他用心观察并体会着现代少年成长中阅读“口味”的变化，并对自己新近创作的中长篇童话做了许多新的尝试。去年，充满智慧与幽默的《安武林文集》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就颇受小读者们喜爱。在这16本涉及童话、散文、诗歌等不同文体的作品中，涉及了生命、文化、自然、成长、艺术、历史等内容，陶冶孩子们情操的同时，也让他们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此外，在安武林已经出版的二百多本书中，还将再添新成员：继诗集《树上的太阳》英文版在国外出版后，他的童话集《老蜘蛛的一百张床》目前已经完成了德文、西班牙文的翻译，就要扬帆出海与外国小读者见面了。

安武林在创作中始终保持平和自然的心态，他用一颗童心与孩子们平等地交流。“我虽然年过五十，经历过人生种种，但每当提笔写作时，便觉得非常快乐，仿佛心灵得到净化一般，就像在草原上看露珠、看蓝天白云，那感觉让人很舒服很美好。”在安武林的心中，他始终对孩子们有着一眼尊重，他既不愿意站在高处以成人的眼光俯视孩子，也不愿意低着头故作可爱的样子，所以不管是阅读作品还是面对面交流，孩子们总能从他身上汲取到明亮的、激励的、向上的力量。



## 渭南

# 雾锁冬晨

◎冯旭荣

种比清晰更时尚的朦胧流派。不管你是否能够读懂，皆能感知到一种独特的气息包裹着你，如同沉积在岁月窖藏中的一坛美酒，偶尔打开盖子，便会氤氲出无尽的遐想和醉人的芬芳。雾永远在时间和温度中发酵，留给人一种柔软绵长的回味。

雪后的早晨，常常会浓雾弥漫，甚至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之间就被魔术般的浓雾所包围，四周瞬间变得一片朦胧，人如同沐浴在牛乳中，鼻尖上、眉毛上渐渐挂起一串晶莹，吸进鼻孔的气息湿漉漉的，就像蒸熟馒头时掀起锅盖的滋味，甜甜的，润润的。我在想，莫非上天看到裸露的世界太单调直白，才用一场大雾包装出含蓄，用朦胧的轻纱遮掩住世间的羞怯和尴尬，装扮出这份迷人的景象和多姿的心情。

古人对雾非常痴迷。相传东汉时期，张楷因辞官不就，隐居在华山峪修炼，经年累月，终于练出一手独门绝技，挥掌之间便可施下五里迷雾。于是求道者络绎不绝，华山峪一时间聚集如市，热闹非凡。当时的人们把学道称作“学雾”，可见曾经“雾”“道”不分。“五里雾中”后来成了成语，虽然意思有了变异，隐含了模糊恍惚和不明真相，但其发轫却令人敬畏。

雾的奇迹，莫过于三国时候诸葛亮明的草船借箭，其机智多谋被一场大雾成全得淋漓尽致。从古到今，雾埋下了多少英雄的伏笔，也藏匿了不少奸佞的阴谋。大道无形，浓雾无过。无所谓朝代，“腾云驾雾”便是神仙们上天界时屡试不爽的一条绿色通道。

在古代诗人笔下，雾更是奇幻无比、多姿多彩，像杜甫的“老年花似雾中看”，白居易的“花非花，雾非雾”，李煜的“花明月暗笼轻雾”，秦观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都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思。

如今生活在城里的孩子很难见到纯粹洁净的白雾，即使在农村，也很难邂逅白雾茫茫的景致。于是，不由使我想起小时冬季上学的情景。

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我在上小学。那时候的冬天最让人记忆犹新，漫天飞舞的雪花纷纷飘落，大地仿佛铺上了一层洁白柔软的地毯，脚踏上去发出“咯吱、

咯吱”的响声，就像美妙的音乐，是真正的“雪之圆舞曲”。在没有踩踏过的雪地上，我们用脚奏出欢乐的曲子，如同清脆悦耳的笑声在雪地里回响。

小时候的冬天异常寒冷，大雪过后，屋檐下会挂起长长的冰凌，水池上会结出厚厚的冰，我们就在水池上滑冰或打陀螺。但这不是我们的最爱，只有当一早起来，打开房门，眼前被一片白雾茫茫的世界所包围，仿佛看到童话世界，心中的欢乐便在这片白雾中生成，我们最爱在这晨雾里穿行。

浓浓的白雾就像一张大网，铺天盖地弥漫开来，咫尺之内看不清东西，这是一种神秘场景，周围一片迷茫。就像舞台上妙不可言的仙境，而雾的世界要比舞台上的景象更加浪漫、更加真实、更加庞大。一时间，你成了看不见的演员，或者成了隐蔽的观众，雾可以把你的表情和动作隐藏得严严实实，不漏一点声色，如此成全了我们一份童心和美好。

雾就像一位城府很深的人，将心思裹得很紧，让人难以破解，却又如此地难以释怀。就好像奇幻魔术般隐匿曼妙，甚至像海市蜃楼般令人感慨不已。所有的东西都被浓雾所笼罩，若隐若现、虚无缥缈。屋舍、树木披上了梦幻的外衣，似有江南水乡的含蓄隐约，又有吴侬软语的悠扬婉转，浓浓的化解不开，淡淡的捕捉不到。所有的直白被悄无声息地掩盖起来，只留下无边无际的遐想，那是怎样一种意味深长的朦胧意境！

在浓浓晨雾中，最先听到的是勤快人家拉动风箱的声音，也许是女人正在为赶早出门的丈夫或即将上学的孩子准备早饭。风箱的节奏在雾天别有韵味，“吧嗒——吧嗒——”似乎把晨雾豁开了一条缝隙。于是，甘美的红薯味，香甜的柿子味，暄腾的馒头味，一下子飘溢过来，在浓雾覆盖的村子上空弥漫，在满口生津的味蕾间徘徊翻卷。

密不透风的晨雾里，偶尔传来一声雄鸡的啼鸣，接着，四面八方的鸡便跟着唱起来，远远近近，高高低低，就像扯起无数看不见的线，把浓雾拉得很紧、锁得很牢。

谁家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了，隐

约看见伙伴的身影从屋里出来，听到大人叮嘱的声音是那样的亲切和熟悉。那时候上下学不需要家长接送，伙伴们常常结伴而行。雾中，小伙伴们若即若离，声音好似一条纽带，把我们紧紧拴在一起。晨雾弥漫的上学路上，我们像是在捉迷藏，有时走得很近，互相开玩笑；有时故意拉开一点距离，任凭伙伴喊叫，装着没听见，一声不吭，当同伴不再理睬时，却压低嗓子拉长声音：“我在这儿——”。

雾天上学，有雾作借口，不必担心迟到了会挨老师批评。雾就像一位慈祥的老爷爷，有一颗豁达的心，包容的不只是上学途中的一份童心，还包含了老师严厉之外的一种关爱和宽容。

雾天，玻璃窗外一片朦胧，看不清教室外面曾经令人分心的风景，室内的灯光似乎也眯起了眼睛，猜着我们童年的心事。雾多像顽皮的孩子，喜欢逗留在外面，即使将房门打开，也不愿进来。我曾担心雾会不会像人一样迷失了方向，后来我发现这份担心是多余的，它们挨挨挤挤的，就像结伴而行的我们，怎么会迷路呢？

雾天赶路，有人会与你擦肩而过，不管是生人熟人，打声招呼，那是雾中的问候，会让彼此记忆良久，然后各自赶路，路途不再寂寞。人被浓雾包围，虽然看不清远处，但知道脚下的路一定通向远方，于是走得愈加坚定。这时才发现，只有脚才是解开迷雾最好的钥匙。

很多年了，每逢冬季，雾不知躲藏到了何处，只留下一片雾的阴影。今天，终于见到久违了的白雾，心情一下子变得十分欢喜。纯净的雾，如同洁白的雪一样，会让周围世界变得多姿多彩，也让童心未泯的我多了一份开心。走在浓雾弥漫的野外，就像踩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心中不由得发出欢笑。雾在身旁，它锁住冬天的一段情怀，留下的是欣喜和欢畅；雾不应埋在心中，心中的雾容易使人迷茫。

等太阳出来时，雾便拂袖而去，它不会因人们的流连而踟蹰。就像一个守时的朋友，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从不拖泥带水。

雾起雾落间，我终于抓住了冬天的衣兜！

# 在文学的道路上逐梦而歌

——访我市作家寇明虎

本报记者 段序培

了更多的赞誉与肯定。

### 扶锄办社淬“文心”

上世纪50年代末，寇明虎出生在马营镇永清村。他的父亲是一位铮铮铁骨的抗战老兵，虽没能给他安逸的童年和富足的生活，却将不屈和坚韧的性格栽植在他的血脉里。

生活的贫困没有压制住他对知识的渴求、对读书的热爱，他以优异的成绩迈进了高中时代。语文老师董万青上课时经常让他示范诵读，课文里那些华丽的辞藻、优美的句子，悄悄走进了他的内心世界。高中毕业后，寇明虎回到家中开始务农，在吆牛种地之余，他对读书、写作有了更狂热的追求。每天下地干活，身上总装着几本小说、诗集。耕作之余，他会蹲在田间地头，随手记录下脑海中闪现的诗句。

在手握锄头之余，他眺望文学的灯塔，心头奔涌着一股股热浪。1978年，他和一群文学青年成立了一个民间文学组织——溪流文学社，用每人每月五毛钱的会费，购买书籍，订阅报刊，然后大家轮流传阅。农闲时大家再聚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探讨创作技巧。那时宝鸡曾办过一个文学讲习班，经常邀请贾平凹、商子秦、李君等著名作家讲课，寇明虎和文学社的几位青年带着苞谷馍、骑着自行车从下马

营赶到市里听课。讲座大多是晚上，听完课骑着车子回到村子时，已经是下半夜了。

### 弃文从商勇担责

时任《宝鸡文学》编辑的李君看到寇明虎对文学的热爱，并从文字中觉察到这位文学青年的写作潜力。诗人商子秦也从厚厚的投稿中，留意到了这位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两人爱才心切，为寇明虎争取到了鲁迅文学院的学习进修资格。面对这张充满诱惑的通知书，寇明虎陷入了两难抉择。在文学与生存的冷热交织中，他要考虑一家老小的吃饭问题，一番挣扎后他选择了留下。

没有人质疑寇明虎的抉择。从饥谨迷茫的少年时代，到中年打拼的商海漂泊，他吆牛种地、修水利、掏大粪、装火车，到当村长、下海办企业，多年的奋斗，他保障了家人的衣食无忧，解决了几百人的就业，还安置了几位残疾人来公司上班。2008年被市政府授予“创业之星”称号，还曾当选市第十一届政协委员。

### 锦衣归来续“文脉”

2016年11月，寇明虎找到新当选市作协主席的李君，提出要每年拿出一笔资金，奖励在文学领域有突出成

就的本土作家。此时的寇明虎，头上顶着宝鸡市六维特种材料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宝鸡钛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及市钛业协会副会长的光环。看着这位交往30多年的企业家文友，李君感动不已。此后，寇明虎把企业交给侄子管理，自己重返文学创作，他除了积极参加省市组织的各种文学活动，跟中青年作家一起听讲座、谈创作，还积极支持宝鸡文学事业的发展。几年下来，他已创作诗词作品近千首，累计向各类文学活动资助20余万元，帮助更多人实现文学梦想，丰盛文学追求。

三十多年间，寇明虎尝遍人生的艰辛和不易，在七十二行中不停地变换身份，但是唯一不变的是对文学的热爱。在采访中他动情地说：“虽已花甲，但文学创作的激情还在，以往所经历的人和事，会不断从脑海中跳出来，促使我书章谋篇，在一路行吟中镌刻属于自己的文学印记。”

## 平凡人的文学梦

责任编辑：周勇军 美编：兰莹莹 校对：李斌  
本版投稿邮箱：bjrbwxzksq@163.com



冯旭荣：笔名凡筒，陕西华阴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渭南市政协文史委特聘委员，华阴市作协主席，渭南日报签约作家。著有诗集《风之草》《落叶有声》。

早晨起来，但见窗外一片白雾弥漫，昔日灰蒙蒙的阴霾在重拳治理下终于变得一片澄澈。这久违了的白雾终于走出霾的阴影而得以再现，心中不免产生几分感慨和喜悦。

曾几何时，“雾”和“霾”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搅和在一起，成为冬季的一块心病。其实严格来讲，它们有着本质区别，雾是寒冷时节水汽凝结的一种天气现象；而霾是烟、尘等微粒悬浮而形成的浑浊现象。雾比霾要干净得多。如今人们把“雾”和“霾”叫在一起，如同将水和尘混在一块，不经意间，雾便“背锅”于霾，从而玷污了雾的名声、侵害了雾的清白。

雾，常起于冬晨，如同神秘的面纱包裹着冬天的容颜，隐隐约约透出几分冷峻和妩媚。欲观其真容，却难辨其面目，这样的隐约含蓄最令人向往，就像梦里的情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谁也搞不清哪是世外？哪是人间？如此别样的景象，怎能不令人痴迷陶醉！心中不免感慨，大自然的奇妙之处就是能感知天地，把四季装扮成不同的色彩。特别是在冬季，满目的银装素裹令人惊喜，再加上奇妙无比的“雾”纱，不知打动了多少常人的心！

人们把美好向往装进寒冬，在雪和雾的世界里珍藏着一片纯净和美好。没有污染、没有破坏，明亮的眼睛可以尽情欣赏隆冬造化，愉悦的心情被滋养得纯洁透明。此时的雾营造了一种艺术的世界，是大自然的新潮作品，是一



备受关注的“六维·宝鸡作协文学奖”颁发两届后，资助寇明虎开始受到关注。令人钦佩的是他从风华少年到花甲苍生，从一贫如洗到事业有成，始终没放弃对文学梦想的追寻。

古人云：“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寇明虎就是这样能文能武，他征战商界，构建起了自己的“钛业家园”，出品的钛设备享誉国内外；他耕耘文坛，用文字颂咏生活，坚守“文心”三十载。他的诗文时常见诸报端，随着诗集《岁月印痕》的出版，人们对这位笔名“贯愚”的省作协会员、市作协理事有

